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九

宋 江少虞 撰

名臣事迹

王沂公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嘗謂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廬陵居士集

二

景福中朝廷始與契丹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嘆賞再三朝論韙之

三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深自衒鬻且矜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輙及邢祥大沮已上見涑水紀聞

四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魯公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歎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楊文公談苑

又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名相然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繫苟不能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出涑水紀聞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游

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公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授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曰而父有神術者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筆録

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迴避左右

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乃落天章閣待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上䟽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永叔貽書責司諫髙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縣永叔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沉黙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時君謨為四賢一不肖詩播於都下人爭傳寫鬻書者市之頗獲利後北使至密市

以還張守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永叔詩在壁者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也一不肖若訥也（涑水紀聞）

三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

其人不能對即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諸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廷得失及民間利害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率百官獻壽於

庭仲淹以為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恥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慚無以應湘山野録

四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無敢往别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為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故質敢望之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並涑水紀聞）

六

慶歷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止謁翌日召食侍李郎中丁固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述舊

日方脩學時最貧窶與劉某同止長白山僧舍惟煑粟米二合粥一甌經宿遂凝以刀劃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水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湘山野録

曹武毅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内侍使西京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問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内侍如旨往見因叙其遷謫之久

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内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粥飯可乎内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内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直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東軒

王參政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吕蒙正榜釋褐授贊善知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新進少年無益於治抽詔改淮幕公歎曰不幸丞相以舊勲自恃時忘晚進男兒旣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於婉媚之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公嘗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王路論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名

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狄武襄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焉（並東軒筆錄）

魏咸煕

魏咸煕仁浦之子性寛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起視事掌舍卒掛油釭於簾鉤上平中其額翻

汙冠綬咸熙戒左右勿得輙言使老卒驚懼亟還臥内易衣甲而出歸朝大治酒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釭陶罌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蹉跌盡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罌别具蔬菓亦不加詰責人以為劉寛之比

王文正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羮中公惟啖

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訴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出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

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廻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

薛簡肅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司始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昔在蜀時有告戍卒反執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並湘山野録

呂文靖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誅監軍黄德和或請罷諸師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曰不必罷

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
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實否顧詔都知押班保舉有
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
軍官士大夫喜公之有謀

二

慶歷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
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許公聞命移刻方赴詔比至
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上

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來之遲何也公曰陛下不愈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已上出涑水紀聞

三

吕許公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梁莊肅為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亦因萊州阿芸謀殺

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

莊肅之説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

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

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東軒筆録

李公擇

李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書幾

卷公擇既貴思欲遺之後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

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

蘇子瞻為之記　涑水紀聞

張乖崖

王均李順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知府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侍婢者張不欲絶人情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置姬侍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煅汞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煅百兩

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煆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之私家立命工煆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用公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服其不欺也

二

張乖崖性剛多躁蜀中盛暑食錢餌頂中未頂屢垂於鬣（闕）納之頗煩急取投器中曰但請與因搶而起少年慷慨學擊劍善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詠賴生明時讀詩

書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也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輩頓師逗遛不進邀使行盛陳供帳郊燕以餞之舉爵謂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當勉力盪平寇壘以手指其地曰若老師曠日即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許僕叅後騎豈至今日醢賊以啖師久矣自是士氣果振獲捷而還見玉壺清話

三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守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

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諫議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兎褐繫條草裏自為賛曰乖則違俗崖則絶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遂畫於天慶觀仙游閣又九曜院皆畫像公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初蜀人雖尚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逵間召與語民間事往

往延入卧内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者皆薦之於朝皆為員外郎而蜀人寖多仕宦矣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弟為本也湘山野録

四

張乖崖未第時嘗游湯陰縣令賜束帛萬錢張即負之於驢與小僮驅而歸或曰此去遇夜道店陂澤深人煙

疎潤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深矣親老未授衣安敢少
留即但淬一短劍而行去三十餘里日已宴止一孤店
惟一翁洎二子見詠来甚喜密相謂曰今夜好箇經紀
張心動竊聞之因斷柳之若合拱者為一棒置室中店
翁問公持此物何用張曰明日早行聊為之備耳夜始
分翁命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張不應即来推
戶張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店夫旣呼不應即再
三推闔張忽縱之退立其人躱身而入張摘其手斃之

曳入閤少時其子又至入門復殺之又持劍拒翁方燎火爬闕即斷其手老幼數人併命其室呼僮牽驢出門乃縱火行三十餘里始曉後來者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倦游録

五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諍素有風采無如冦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出名臣遺事

丁文簡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贄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揆已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士叅知政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贄先進自糊名後寖衰賈許公為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湘山野録

二

丁度字公雅開封府祥符人祖顗盡其家聚書至八千

卷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真宗於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歲舉服勤辭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觀講道誼增置諫官切磨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離以為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兩京轉運使以祠部員外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講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

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多事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錯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為國體於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真率不脩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丞相問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有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為地真

淳美長者也尋以度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上言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固請附外臺窮黨與持論堅決然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特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為之起兼侍讀學士尋因避紫宸改為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蚤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常獨居靜室左

右給使惟老卒三人而已涑水紀聞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所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為王荆公常期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公乃進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

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東軒筆錄

二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也但公名重當代故其為外國敬服如此也涑水紀聞

太宗知人

太宗時賈黄中宋白李至吕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吕蒙正為宰相黄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叅知政事宋

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廬陵居士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內典經文王似宗家不燃楮鏹祀其先人酒炙而已楊文公談苑

事實類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十一至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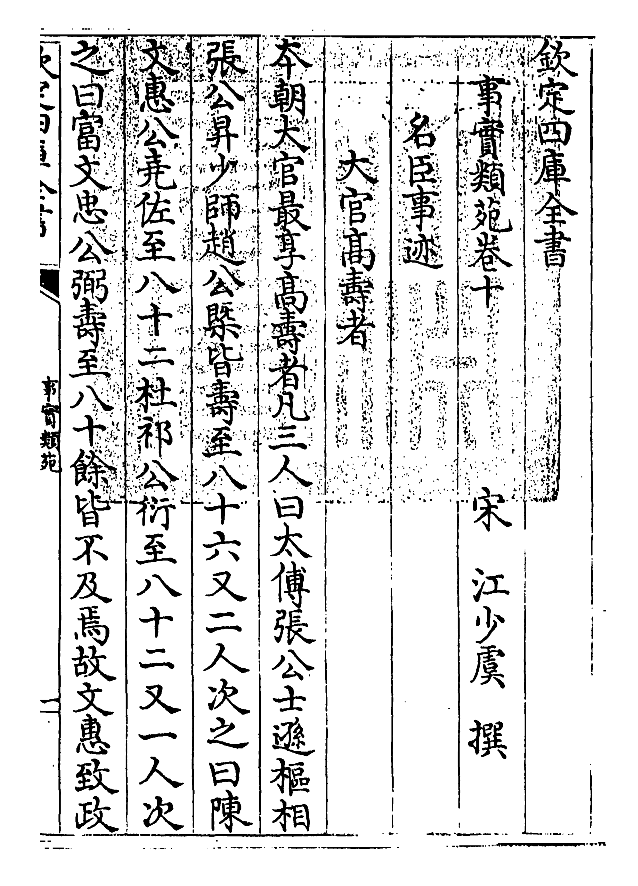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　銓



事實類苑卷十　　　　宋　江少虞　撰

名臣事迹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壽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二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

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髪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已八十餘而拜跪輕利仁宗晚乃飛白百歲二字賜之公遂進歌以謝優詔褒荅此雖漢顯宗之遇桓榮不過是也出青箱雜記

將相世家

李密學濬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畢生休戚慘舒一與之同及昌武死濬亦後一日

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丁晉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嘗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者惟曹彬耳閒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閥閲東軒筆録

大臣奢儉不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

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功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吉終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歸田録

貴門子弟

初翰林學士彭闕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翰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璀器畫瑎璵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名韓氏

亦皆以糸為名故云璠璵經緯大抵天下之衣冠子弟取髙科者惟王韓二族為盛故於其命名舉之以訓子弟焉出名臣傳

陳恭公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覇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

二

陳恭公事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賔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仁宗嘗曰不昧我者惟陳執中耳及其薨也韓維張洞謚之曰榮靈仁宗賜謚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會葬日門下之人惟解賔三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

金鼎鉉屢刻玉麟符已歎鸞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圖肴
鹵簿誰為並三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
喜天子以為忠富貴人間有恩榮歿後隆若非笳鼓咽
寂寞奈秋風東軒筆録

文潞公

至和初陳恭公罷並用文富二公彦博弼正衙宣麻之際
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
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黄門具奏上大悦余時為

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也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為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其述上語也 廬陵居士集

又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

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並見涑水紀聞

厠上讀書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誦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

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登厠必執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屬思耳已上並廬陵居士集

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食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服之淳化中罷相知安

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本郡驚駭常以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内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廬陵歸田録

李文定

李文定公為叅知政事時仁宗為皇太子文定兼賓客

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固辭俄而太子出謝曰蒙恩以賓客為宰相真宗顧謂曰尚可辭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與丁謂爭事罷天下之人皆以寬直許之東齋記事

二

李文定公迪罷陜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蔡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嚇朝廷以求

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鞶囊以進上指曰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發之既而虜果大至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後之地奏到大喜謂迪曰山後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

可毋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為參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迪之力也及為相時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詔欲為林特還官迪不勝怒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相論奏詔二人俱罷

宋鄭公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後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而卒足可以為小人之戒也歸田錄

二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恐改之乃肯書名

出歸田録

錢文僖

錢文僖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戍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

不過講之於樽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吴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效者若水亦儒人曉武事深可喜也時邊警猶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北一鎮敵人甚少不及今日之盛所以未嘗侵境者葢幽薊為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党項詔公自魏疾乘傳往按至則乞罷時論韙之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

邁神仙姿格苟用之材力有餘朕止疑其美部㞁隘若至大用恐愈廹之其後果然出玉壺清話

鄭毅夫

鄭毅夫為翰林學士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驟居其上實不遑安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循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

聖語王某班列鄭某之上不得為永例後揆相為鄭父某誌其墓語筆優重至挽辭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譏也

唐質肅

唐質肅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亦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湘山野録

張文節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納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勑國封密市二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侍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於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後日之事固不可知若今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蒙太后

聖慈垂念某之志豈可踰也佗日入見宜以此懇數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劵并衣服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雇於人必當送府勘問澠水燕談

二

桑贊以旄節鎮古城張文節在幕下桑月給幕職厨料人十五以下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巳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聞於桑歸其餘於帑藏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

老不能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最厚今贊死葬濟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每遇寒節暫至贊墓拜掃詔可之自是歳一往祭奉之禮如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肉出廬陵歸田録

楊文公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譛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

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字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楊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出盧陵歸田録

劉溫叟

秘書監劉溫叟父岳退居河陰劉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覬覦得世難消息與兒偕為溫路之叟

耕釣烟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因名為温叟後仕為學士晉少帝時又為學士當世榮之受命之日抱勑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闕衣也母始捲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内庫所賜温叟捧號開影寢列祀以文告其先方拜母又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樂俱絶太宗聞之甚歎益久温叟時為中丞家貧太宗致五

百緡以贈之拜祝訖以一櫃置於御史府西楹令来使緘鐍而去至明年端午以執扇角黍賜之視其向時封宛然所親諷之曰晉邸賜緡恤公之貧盍開扃以濟其乏温叟曰晉王身為京兆尹為天子吾為御史長拒之則似鮮敬受之則何以激流品於後太宗聞之益加歎重見東軒筆錄

張鄧公

退傳張公光化軍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喪其父母少

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骨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强曰即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榜下及第久困未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二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窻隙目之知非常人也延入款語又覲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際會遂登台輔然公寛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

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晩年致政猶時時遺守仙物不絶答書皆親筆而詩語用稠疊勤處其敦篤如此並見青箱雜記

又

淳化中張鄧公爲射坡令會歲旱禱於白崖山陸使君祠遂雨立廷下若聽命然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祠中真宗時爲廣東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曰請即舊規爲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湘山野録

杜祁公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初時祖父脱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執公按之不得實劒斫之傷腦走歸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能

容往來道路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
民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
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
公補蔭官者數人乃皆為之婚嫁出東軒筆錄

二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時新榜一巍峩者出倅巨
藩道由應天太師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
於時盡假以牙兵寳轡旌鉞導從呵擁特慼祁公過於

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獎二老卒歛馬側立於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乎卒對曰太師相公湘山野録

三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如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參政不肯書曰某初不聞正

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明日奏審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雖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蘇子瞻云出東軒筆録

事實類苑卷十

事實類苑卷十一　　　宋　江少虞　撰

名臣事迹

元大參

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於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貳卿帥於府昔之老僧猶有存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𢥞扉及泉池釣游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搆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寫詩於

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及過盧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膽之氣殊未衰歇未幾果以翰林名歸為學士俄而又參熙寧大政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為後進之大觀湘山野録

馮文懿

仁廟初纂臨升衮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巳日高時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小起晚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裏取斷語曾首台丁

晉公在告惟馮相拯在中書覆奏曰乞候丁謂出廳商語殆丁衆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今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則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謂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申覆何必須候某出廳足見顧籍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衆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恭卓真乃宰臣存心也初冠忠愍公南貶日丁當秉筆謂馮曰欲與竄崖又再涉鯨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除擬雷

州及丁之貶也適當馮相秉筆謂魯參曰鶴相始欲貶寇於崖當有鯨波之嘆今暫屈周公渉鯨波一廵竟竄崖湘山野録

二

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蓋幹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

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趙參政

趙參政汾人太宗廷試愛其辭氣明俊擢寘中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無從游之制太宗喜之特召與宴自公始也擢爲樞密副使時陳象與董儼俱爲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生俱少年爲一時名俊梁灝嘗又與公同幙五人者是夕會飯於樞第綦觴弧矢未嘗虛日無何乘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遂夜候馬

首聲喏衆醉鞭其吏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諺曰陳三更董半夜趙公因是坐貶崇信軍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大河貫府盖豪猾輩蓄芻茭者利厚價欲售之誘奸人穴其堤防公知之仗劍露刃盡取豪芻廩積給用其蠹遂絕又忽漳河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卒殺羊為酒募豪右資散卒負土護之皆樂從不數日水退城完就加給事參政召還上召乘疾至赴京入對太宗笑謂公曰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東軒筆錄

孫宣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喜講其說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乃罷諸生侍讀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

龍圖閣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宫奭上言切諫真宗不納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風采奭舉動方重議論有根底不肯詭隨雷同定爾雅論語孝經正議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冪七祠時饗獻神齋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歌不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紀上七十位享先農至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奭皆言其謬闕並

從其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各宜罷五帝祀雩設五帝昊天帝位乞於羣臣議定時習禮者少又憚改作其議不行撰崇祀録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行於時年七十卒有司諡曰宣三子瑶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金坡遺事

寇萊公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敵騎未退而天雄軍截

在其後萬一陷殁則河朔皆敵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
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施古人有言曰智將不如
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禄未艾宜可為守於是
即時進殿出勑退名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勑俾行
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
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
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王
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别萊公答拜曰參政勉之迴日

即為同列也王公馳騎入魏方戎人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敵騎退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東軒筆録

二

袁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史官言寇萊公始謫衡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於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

吏民遮道馬復蹴踖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尚敢留滯耶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於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疏先朝因節日賜宴於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為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耶曹厲聲曰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辯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

事者曹貎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而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賛變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藎言晉公之為則目為奸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出倦游録

三

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挿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茂迨

一畆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侍讀王公樂道書其事於石本朝名臣傳

四

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羮汚準鬚謂與之拂準曰君為叅政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大愧恨章聖既倦政而丁謂曲意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成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恊天下人係望講社

稷之大謀引望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力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扶起慰諭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户叅軍皆謂所為也赴雷州時道出公安剪竹揷於神祠之前而祝曰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國家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言凖無辜被誣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

光禄大夫檢校祭酒衛州司馬蓋上知其無辜將復其位具月死貶所年六十三尋復官爵謚忠愍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惟兩府預焉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撫南夏非久即還東軒筆録

五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策真廟為太

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偉盛度
李遵勗等叶力處畫已定凡誥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
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
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
矯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乃指萊公為反而投海上
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為
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勗乃抱
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

感嘆再三遂下詔湔滌其寃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部尚書謚曰文凡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昭雪之故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元臣屏儲拯危葢謂是也

丁晉公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絶普陀山在朱崖作矜集百餘篇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大香傳叙江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詩人

集近人詞賦而為之叙及陀記之題詠各不下百餘篇葢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詔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鬚無領白者亦人服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以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月呼博而晝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𫝑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付囑後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不變不沮真異人也並東軒筆錄

陳康肅

真宗欲擇臣寮善弓矢美儀彩者伴北使射時雙備者惟陳康肅堯咨可焉陳方詞職進用時晏元獻為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訪之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與節鉞卿可諭之時康肅燕國馮太夫人尚在閫範嚴毅陳曰當白老母不敢自專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寵禄貽羞於閥閲忍乎因而無報真宗遣小璫

以方寸小紙細書問晏曰主皮之議何如小璫誤送中書大臣愕然不曉次日稟奏真宗不免笑而問之曰朕為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止黜其璫於前省亦不加罪湘山野録

張洎

張洎在圍城中作蠟丸帛書間道求北兵之援為邊候所得洎歸朝太祖名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中所作太祖厲聲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

反覆如此汝實為之誰之過也洎曰當危難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之不為臣所為帛書甚多此特一耳上喜之曰忠臣也名坐慰勞之魏王筆録

崔遵度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耳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完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檻之外以避

顧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東軒筆録

竇尚書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詔名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臣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名學士盧多遜嘗有憾

於普又喜於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在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儀弟儼侃偁僖並舉進士父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皆成名士風家法為時之表焉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儀至禮部尚書儼至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為晉府賔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叅知

政事僖起居郎儼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閣儞亦有文晉府記室楊文公談苑

二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名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金坡遺事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常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宇亟遷於黄鶴樓始娩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遥望樓際若有景星氣象云又公昔歳行莆田道中宿於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黙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兹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禮神

必朱篆紫微二字陳於醮所又輟俸修晉公祠於莆田作記以述其肹蠁云青箱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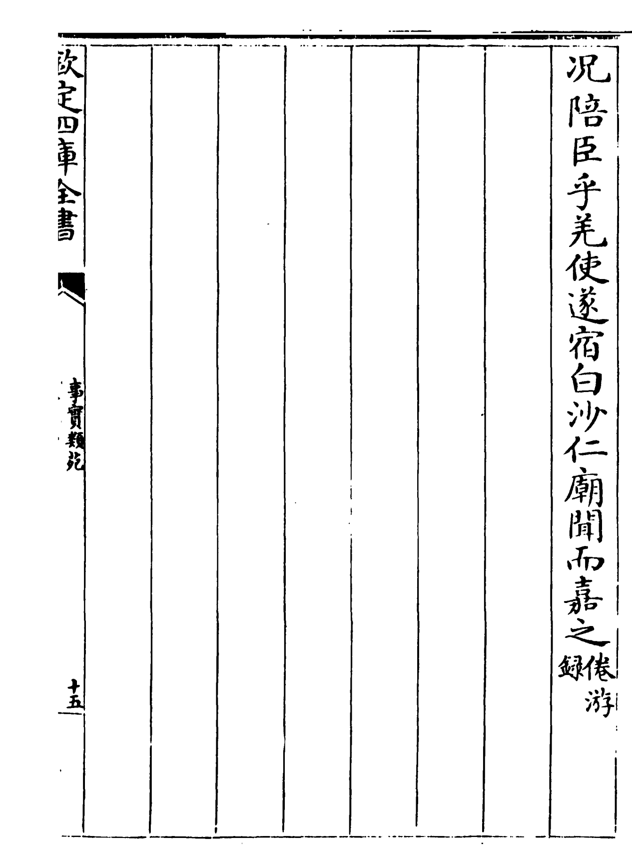
二

真宗封岱祀汾雖則繼述先志昭答靈貺中外臣民恊謀同欲然實由文穆之力賛焉故章聖禮畢登太平府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内一碑首云朕欽若昊天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事前定只是朕與欽若此與隋史萬嵗討蠻人洞遇碑云萬嵗後過此頗相類

文穆王公不惟被章聖顧遇至於明肅太后亦深眷焉
三
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文穆而誤投沂公之第沂
公以聞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特寢不問故植之貶詞
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此可見矣青箱雜記

孫資政

孫資政沔出師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白當
避驛者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某下


況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間而嘉之倦游錄

事實類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十二　　宋　江少虞　撰

名臣事迹

石守道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脩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

受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倦游雜録

韓丕

廬山白鹿觀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講授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間遣生徒往近村沽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扃索其寢室中於席下得槲葉厚四寸或二三葉或十數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

加禮待之其後官至貳卿翰林學士倦游雜録

曹侍中

曹利用以蔭補殿前承旨嘗陳備邊之策契丹南侵六師薄伐至於澶淵契丹遣使求和真宗曰須忠義識畧之人可以入敵境覘其誠偽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二府薦利用可使真宗曰是嘗陳邊事者名見首陳和戎息民為便上問家所在利用曰臣盡節得死為幸豈顧家耶乃假崇儀副使將命至大名路梗不通縋城而下晝

夜兼行抵其帳彼主請割關南地利用慷慨宣國威靈稱朝廷歲以繒帛為遺可也遂與韓杞同還以書詞未遜復與杞往敵遣王繼忠與利用言兩朝歡好實為美事我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遣姚柬之俱來講解遂北歸

李詢

李詢授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詢嗜酒常早朝上奏事宿酲未解酒氣薰然衝於御座上謂曰開封府煩劇宜

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

韓忠獻

臣唐英嘗聞縉紳先生言故太師許國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司摭拾官吏小過輒顔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鞫人其韓公之謂乎上嘗思之命張方平撰神道碑本朝名臣

傳

王文正

祥符初趙德明上言本國饑求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旦獨請具粟如數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歎朝廷有人澠水燕談

二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延大年於卧内記草遺奏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敘

平生遭遇之意表上真宗歎惜之遽造就第取名數録進（涑水紀聞）

三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澈進士及第官左拾遺父祐以文學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審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寛裕精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税知州事何承

矩薦其行太宗名除著作佐郎是時方興文學脩三館
建秘閣求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喪追出供職端拱
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以旦為玉清昭應宮使鑄天
尊銅像成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為天書
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為奉祀大禮使上以兖州壽丘
為聖祖降生之地於是處建景靈宮以旦為朝脩使宮
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並同
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為太極觀奉上寶册使旦在

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兖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册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書遇有軍國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决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息合門俟命乃止增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殿扶杖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宫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册贈太師尚書令謚文正

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旭為司封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為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弟子衛尉寺丞質為大理寺丞外甥韓綱蘇舜元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㞧俱官素補太常寺太祝㞧秘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

寛厚清約為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
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有恩禄賜所
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
於羣從身歿之日諸子猶有布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
命剃髮著僧衣服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塔
而為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於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
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問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

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言馬亮如何不對上曰卿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又曰寇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因不任久待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涑水紀聞

四

真宗時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尚書言者以為不可是

時王文正公爲相上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狂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野録

五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欵海内無事天書薦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游世傳王公嘗

記前世為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舘遺命剃髪以僧服斂家人不欲止以緇衣一襲納諸棺然公風骨峭峻項微結喉有僧人相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曰公名位俱極但禄氣不豐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家亦不蓄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甞密賚白金五千兩旦謝表曰已恨多藏况無用處竟不之受其清苦如此東齋記事

本朝眷待舊德於儀物之盛惟王文正公病深屢乞骸
不允扶掖求對於便坐面懇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
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兒卿瘦瘠如此朕安敢強翌日冊
拜太尉詔禮官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
入中書預叅决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入至病之革
公名楊文公於卧内囑以後事曰吾深厭煩惱慕釋典
願未來世得為苾芻林間宴坐觀心為樂將易簀之時
君為我剃除鬚髮服緇色衣勿以金銀之物置棺内用茶

毘火葬之法藏骨先塋之側起一茆塔用酬夙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託子叮寧告之又曰仗子撰遺表但罄叙感恩而已慎毋及姻戚大年謂之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髮緇衣之事此必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鑾輅必有祓禊之臨自當斂贈衮衣豈可加於僧體乎至薨大年與諸孤恊議但以緇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六十一配享真宗廟廷湘山野録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復曰公泌欲一轉運使會京東有闕諸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答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河陽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吏稟上旨上閲泌歴曰與轉運使諸公歸以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

八

王文正公為兖州景靈宫朝修使時被手詔採察河北京東兩路公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以

問公曰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不一恩止得詔奬毋乃輕耶公曰既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於己矣此人臣之大嫌也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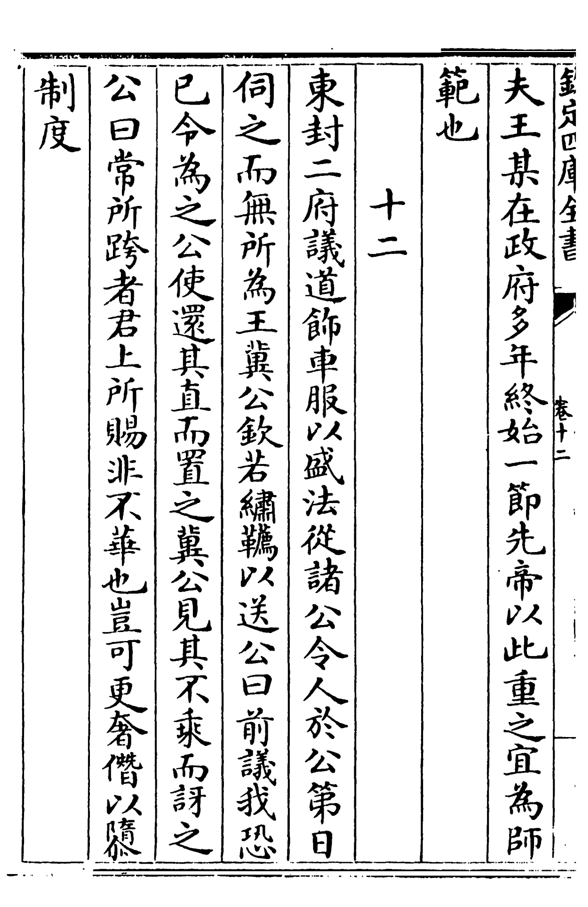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静室中黙坐家人惶恐不敢復前不知其意後公弟問趙公安仁曰家兄歸時有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

十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人家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十一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不覺冷寂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夷簡魯簡肅宗道初參預政事二人妻謁章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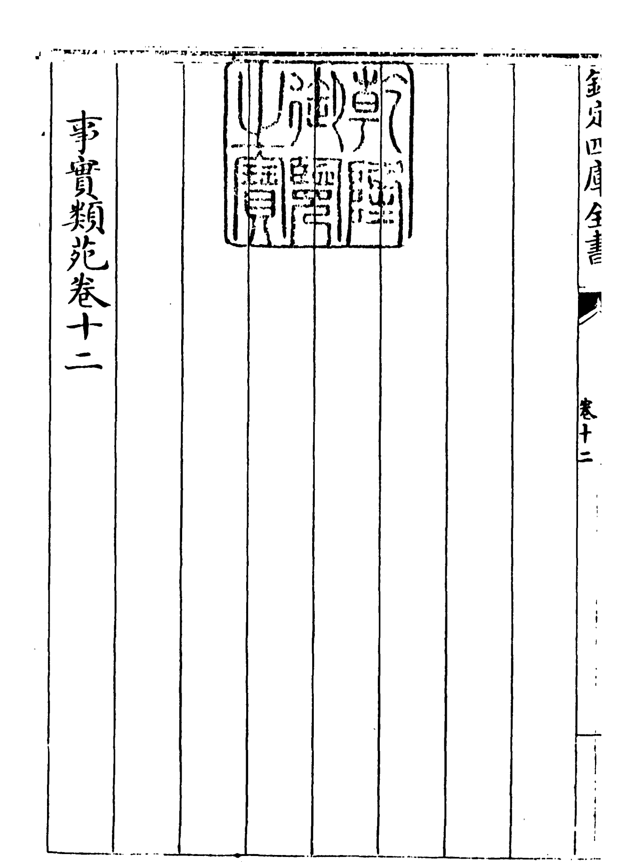


大王其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十二

東封二府議道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伺之而無所為王冀公欽若繡韉以送公曰前議我恐已令為之公使還其直而置之冀公見其不乘而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僭以隳制度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叅知大政凡聚議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時叅政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尚相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馮文懿拯為侍中有問之者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今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同乃彼一時此一時也並見名臣遺事



事實類苑卷十二